「建築遊人」——許允恆

當建築與文字相遇

城市之美，往往有兩種人最懂：寫作者與建築師。

作者的文藝氣息與建築師的謹慎氣質，構成了當前的「建築遊人」——許允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■「建築遊人」— 許允恆 攝影：彭子文

他不愛快餐，喜歡「細味」，「建築師在做設計時使用點線面，筆者寫書用字詞句，這都不是一招一式的工夫。」偉大建築與美好的文字之間的共性，便是經得起歲月的磨礪、扛得住再三的推敲。它們如同陳年的一罈酒，越是歷久，越是醇厚。建築是城市的皮囊，過了幾十幾百年，這些文化印記仍然可以代表着這個城市的濃度，許允恆喜歡北京，因為新式的建築與氣息「夠新」，而舊式的那些胡同、四合院「夠舊」，都是帶着歷史的痕跡濃濃地沉澱在那裡。

作家這個頭銜對許允恆來說，算不上主業。他的介紹中，一大半都是與建築相關的學會會員、主席等等，剩下的便是參與的建築作品——都是些普羅大眾也叫得上名字的建築物。但是書也是真的愛寫，《築覺》寫不同的城市，專欄也評論建築物、時事。他有香港人對數字的精明：「其實我每寫一本書就會虧一本的錢，」他掰着指頭說道，「一本至少上萬，更不必提時間成本。」《築覺》寫到第四本，每寫一本都得專程再去實地看、研究，北京、東京和倫敦跑了好些回。但他亦同時有香港人的豁達：「我對太太說，你就當我賭馬輸了吧。」

但是寫書很耗神，「其實寫《築覺》是極度需要趣味性的，」許允恆毫不掩飾寫作過程的費力，「難度很高。」既能有圖書的可讀性，也需要建築學方面絕對程度的準確，如何深入淺出，是他最花心思權衡的一點。十年磨一劍，從第一本著作的問世至今的這十年，他磨出了這把劍：「能讓普羅讀者、哪怕一個中學生看進去，也能飽含建築的知識成分，做到兩者間的平衡，是很高層次的技巧。」

記下城市的愛與悲傷

在選題上，網絡文化的簡單粗暴給他靈感，但「太快餐、太粗鄙」，他需要將它們變成能經過爐火考驗的東西：「將一些網絡上的話題嚴肅化，同時也將一些官方的『冷漠』文字柔軟化，在兩者之間用自己的文字去平衡，這是需要自己切身真正去了解的。」從消化到提煉，文字工作很難。不過，這樣的工作模式也讓他更深入去建築中學習，不知不覺間寄進修於工作，兩者互利互益，彌補了創作成本的虧損。

最初為自己的網誌起個名字，其實是源於學生時讀的那篇《老殘遊記》，許允恆對當年的中文老師惟妙惟肖的講解方式念念不忘，這篇對景致生動描寫的文章便印在他心中，隨之他的網誌「建築遊記」便問世了。既有「建築遊記」，「建築遊人」這名號就順理成章成了他的筆名。他自詡「行事東歪西倒、離經叛道」，「遊」不僅是旅遊的遊，更是他性格的一面鏡子：「建築師有破舊立新的宿命。」他體內似乎與生俱來有不羈的面向，這種特質構成了開闊的創造力。

「其實建築不高傲，當你去到一個新鮮的地方，拿起相機去拍下一個建築的時候，你就已經走進了這門學科。」建築之美在每個人身邊，許允恆覺得這門學科沒有這麼深，「是屬於每個『人』的。」少時居住在人口密度相當之大的屋邨，家境算不上好，他的童年玩物便是同伴，「人和人之間的情感和書、建築一樣，是值得細細體會的。」自小便深諳切膚情感的他，會將冷冰冰的文字灌入到每個活生生的肉體中，不是從自己出發，而是人與建築的關聯。

香港這個城市給予許允恆最高濃度的生養之情，去到哪裡他還是最愛它。「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，那時候我還在英國求學，得知香港的這些事件，你反而會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傷痛。」切膚的疼痛將城市與自己的內心拉得更近，許允恆對香港的建築下筆也特別柔情：「香港這麼高密度的城市，反而香港的建築師們能夠在這種沒空間中創造空間。」書寫建築的時候，他也記下來這個城市的文化、歷史、愛和悲傷，他說：「香港，不差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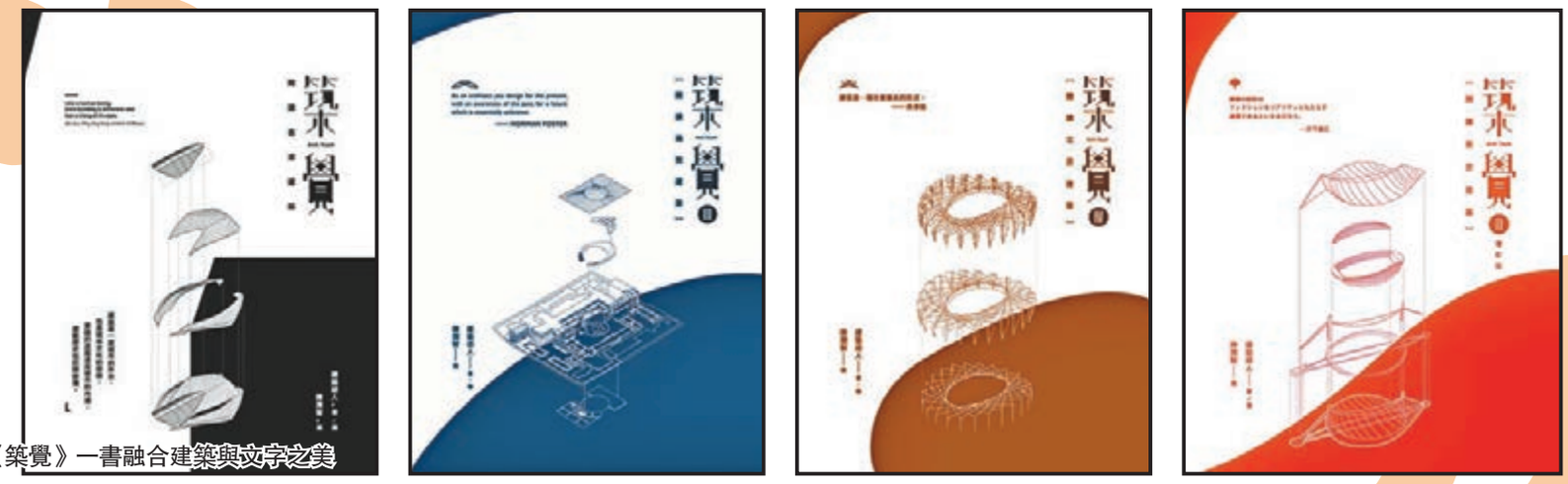
寫作路上的悲喜交加

做作家、建築師、丈夫與爸爸，許允恆的空餘時間不多，平時讀的書都與建築專業相關，但在異鄉求學的時候，中文書便是他的那頓唐人街吃不起的中餐。「在英國的時候，看到與中文相關的東西便會很親切。」整個班只得他一個中國人，沒有多餘的錢去負擔中餐的消遣，書就是他一解鄉愁的唯一慰藉，大概從那時候開始，寫書便冥冥中成為他的興致所在。

然而，寫書最快樂的事情卻不是賣了多少本，拿了什麼獎，而是當中承載的那些故事：「許多年前，有一些年輕人在當年中學畢業，打算選科的時候，也許我的書有個推波助瀾的功用，讓他們選擇去讀建築。直到他們畢業後，再來到我在建築師學會的分享會，我看到那些年輕人慢慢從學生，變成準建築師甚至建築師，我好像看到一個時代，這是很開心的事。」

當然也有悲喜交加的時候：「在我出版關於北京的《築覺》時，我得知一位讀者因為癌症去世了，他太太告訴我，倫敦那本《築覺》，是陪伴了他化療，那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路。那刻我知道，原來自己的工作可以成為別人的寄託。」他覺得生命之間的交替影響是寫書路上的大感觸。

《築覺》的系列書已經策劃到第五本，許允恆想寫紐約，也想寫寫別的城市。他覺得這些書目前仍然在書店中被人問津，是一件「很難但也很驕傲的事」，有人願意讀讀他眼中的城市，他就接着往下寫。



■《築覺》一書融合建築與文字之美

書介

我啊，走自己的路

作者：若竹千佐子
譯者：林佩瑾
出版：圓神出版社

芥川賞與文藝獎雙得獎作品，63歲才出道的最年長文學新人若竹千佐子，開創出「玄冬小說」新文類。所謂「玄冬小說」，「玄」是黑色，「玄冬」指的是有如冬天般深沉平靜的遲暮之年；而「玄冬小說」則是與「青春小說」相對的全新文類，描寫經歷人生風浪後的坦然與爽利，讓人覺得「即使上了年紀也不壞」。二十四歲那年，桃子拋下了婚事、離開了故鄉，一個人前往陌生的東京，眨眼竟是匆匆五十年。在日復一日的獨居生活中，原本認為年老等於失去、等於忍耐寂寞的桃子，開始了解到一個人才能體會的樂趣。在遲暮之年，她所享受的，是全然的自由和最熱鬧的孤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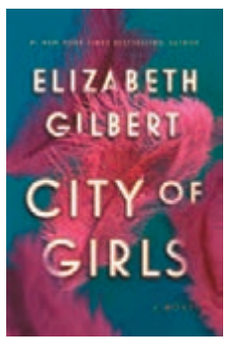
隱山之人 In situ——短篇小說集

作者：葉曉文
出版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

生態學家宗柏在這城最幽深的秘密之地，進行為期年半的在地生態普查。某天在山中濃霧中竟突然冒出身份成疑的奇異女子，從不透露真正身份，每次上山總會有新的稱號。宗柏與她相遇，自此開始糾纏。山下屢興土木，山上恍如世外桃源。二人與花草樹木、昆蟲小獸為伴，直到一天，女子突然不再出現……擅長自然生態書寫、曾出版《尋花——香港原生植物手札》及《尋牠——香港野外動物手札》系列的葉曉文，於小說中描述出一個引人入勝的山中世界。

City of Girls

作者：Elizabeth Gilbert
出版：RIVERHEAD



1940年，薇薇安被學院退學後，失望的父母將她送往曼哈頓，與姑姑珮格同住。她是個極有天賦的裁縫，但除此之外，天真的她對世界幾乎一無所知。在珮格經營的「莉莉劇院」裡，薇薇安認識了一群掙脫常規、充滿個人魅力的人物……出色的人物、風趣的敘事、五光十色的背景與華麗的服裝，這部費時六年醞釀出的小說，延續吉兒伯特暢銷作《享受吧！一個人的旅行》的精神，訴說了好好享受人生、聆聽自己內在真實渴望的必要——如果那是去追求愛、享受性，那就去追求吧。

最後來的是烏鴉

作者：伊塔羅・卡爾維諾
譯者：倪安宇
出版：時報文化

等待已久，由意大利艾伊瑙迪出版社（Einaudi）全新整理的這本故事集，收錄卡爾維諾於1945–1949年間陸續發表在報刊、膾炙人口的大量作品。在全面走向寓言、抽象的虛構故事之前，這批仍保有「新寫實」風格的故事，大量現實生活取材，從童年世界、戰爭童話、戰後生活到純粹趣味故事，類型丕變、題材多樣，短短幾年間圈粉無數。二次大戰後，戰敗的意大利百廢待興，卡爾維諾用故事暴露社會現實，手法幽默諷刺，再現小人物的瘋狂與浪漫，卻不時流露滿懷理想與熱情，不禁讓人遙想俄國作家果戈里筆下的某種悲愴感。

被批評的勇氣

作者：泰莉・艾普特
譯者：謝維玲、林淑鈴
出版：漫遊者文化

劍橋大學心理學家30年研究成果，揭秘度量「讚美與責備」的科學。你知道讚美是大腦健全發展的重要元素？讚美與責備的經驗甚至會影響一個人的壽命？為何我們那麼在意別人的評價？又那麼喜歡議論別人？這些評價又是如何影響你的人際關係？我們從一出生開始，就被各種正面、負面、潛意識、有意識的評價所包圍。無論在家庭、職場、婚姻、友誼還是社群網站，所有的人際互動都深受讚美與責備影響。我們要不是得到鼓勵，就是被否定；前一刻可能還活在天堂，下一刻就掉入地獄。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評價，我們需要被批評的勇氣。

「元氣」方程式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《四月，她將到來。》
作者：川村元氣
譯者：陳嫻若
出版：悅知文化

在一眾芸芸日本流行暢銷小說家中，我覺得川村元氣的而且確可作為一個現象去審視，從而去反問流行文化的構成元素。

川村元氣迄今為止出版了三本小說，分別為《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》（2012）、《億男》（2014）及《四月，她將到來。》（2016）——前兩者已拍成電影，且票房不俗；而《四月，她將到來。》的中譯本，也在2018年由悅知文化推出。

好了，有看過前兩者的讀者，不難發現其實川村元氣的方程式寫作風格非常明顯。在論及《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》時，我曾提及背後的等價交換及浮士德命題程式十分清晰。等價交換正是其中之一，一般人認識此名詞，大都緣自《鋼之鍊金術師》。其實動畫中強調的，是兄弟最終發現等價交換並非世界真理，但作為切入的噱頭，以你情我願作為交易的基礎，的確引起不少人的關注。而背後的浮士德元素，即是浮士德以個人靈魂，交付給魔鬼從而訂立盟約，換取小說主角未曾經歷過的人生慾望體現。魔鬼提出的誘惑，其實十分接近電玩年代的命題，即是重啟人生的可能性。

到了《億男》，表面上是一個探尋金錢意義的故事，但構思及運作上其實與《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》差異不大——先設定一個非日常性的處境，把平凡的人生秩序打亂，然後因應生活模式的改變，去迫使小說的主人翁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問題，當然最後是以療癒為終極目的。

其實兩者的故事設計均極為簡單，《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》中一位三十歲的青年於驗身時被判定患上絕症，剩下三個月左右的壽命。正當惆悵之際，不知道應如何打發剩下來的日子，這時候死神出現了，並提出一個交易建議——當青年願意消除一樣事物，就可以多活一天。直至死神提出要讓猫從世界上消失，青年便陷入無比的煩惱中，因為他的愛猫高麗菜，恍如家人般一直與他相依為命，一旦消失了，也不知自己存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。《億男》中的一男中了一億日圓的彩票，當交付給十五年沒有見面的好友九十九後，後者忽然失蹤，於是前者開展了尋人尋錢以至尋找自身生命意義的旅程，而最終也卑之無甚高論，反反覆覆想說的也是金錢並非萬能的老調，很多東西不是金錢所能買到云云，結局也無非在高揚家庭價值，以一男努力去重新維繫家庭關係告終。

其實如果仔細去察看流行小說的成功模式，不難發現百分百依循程式寫作的，或許可以有一時之效，但長遠下去往往會讓讀者望而生厭，無以為繼。當中有一很微妙的平衡點，就是熟悉與陌生之間的奇妙契合。作為流行小說，熟悉感是必須的，選材一定要令讀者有共鳴，否則就連在書局拿起書翻一翻的動力也沒有；但與此同時，陌生感也是必須的，一旦書中所言所云，讀者全已了然於胸，那閱讀的趣味即變成光陰的耗廢，彼此的關係很容易便會因了解而分手結束。大家試一試回想村上春樹的小說，往往就因為可以達至以上的美妙平衡，既擊中不少人的失落青春遺憾，但每一次中都潛藏奇異的「妄想」——由平常人不會體驗到的經歷，乃至「平行宇宙」的構思等等，因而令讀者由熟悉的共鳴感開始，而掩卷時則以陌生感告終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流行暢銷小說金科玉律。

好了，眼前川村元氣的成功，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電影上的盛名所致，寫作是他在電影以外的衍生工具，把剩餘的影響力擴展開去而已。當然，只要他策劃的電影繼續成為話題，我認為他的小說同樣會一直受歡迎下去，只不過和小說的質素關係不太密切罷了。